

第一部

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第 1 章　劳动生涯开始了

舍佩托夫卡是一座小城。城区中心热热闹闹，四郊是村镇和田野风光。

妈妈玛利雅带着小儿子保尔住在这里。

保尔有一个姐姐、一个哥哥。

妈妈替大户人家做女佣、当厨娘，从早晨鸡叫忙到深夜鬼叫，为了养育孩子含辛茹苦。

保尔的姐姐嫁给一个制糖厂的机器工，也过着紧巴巴的苦日子。

哥哥阿尔焦姆很小就进铁工厂当学徒，白做三年，挨打受骂并且只能干些杂活，但他还是偷学到一点钳工手艺。他如今已是个优秀的钳工，但在日梅林卡城的机车库工作，挣钱不多，所以难得回家……

保尔从小就显示出强烈的求知欲。看到一张印着些字的糖果纸，他也会拣起来，弄干净，缠着左邻右舍上学的大孩子，求人家教他认字。不久，小保尔便捧着姐姐用过的旧课本，煞有介事地念着。



妈妈想方设法，送他进了小学。保尔学习用心，成绩优良，连并不喜欢的神学课，也认真听讲，所以，教神学课的瓦西里神父是一向给他打满分的。

不料，有一天上午课间休息的时候，保尔跟米什卡勾肩搭背，说说笑笑，不知怎么一来，争了几句，追来追去，又伸拳又踢脚。瓦西里神父正巧走来，保尔背后没长眼睛，碰到了神父的法衣。神父大怒，一把揪住保尔。米什卡见状，伸伸舌头，一溜烟跑了。

瓦西里神父把保尔训斥一番，逼问他在跟谁打架，还不准保尔回家吃午饭，说是要罚他饿一顿。

一位高年级的老师发现保尔独自一人，怕他淘气，把他带进高年级的教室，让他坐在后排的凳子上，和大同学一块儿听课。

保尔老老实实地坐在那儿。这位瘦瘦的老师说，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；夜空中多得数不清的星星其实也全是和地球、太阳相似的天体。太新奇了！保尔脑海里闪出一个又一个问号。

下午，上神学课。保尔憋不住，举手发问：“神父，高年级老师说，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，并不像《圣经》里说的五千……”

神父脸涨得通红，跟猪肝似的，尖声尖气地大喝：“混蛋！你胡扯什么 原来你是这样学《圣经》的！”

保尔还没意识到自己这样问有什么错，神父粗大的手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，把他的脑袋往墙上撞。

他被撞得眼冒金星，鼻青脸肿，还吓得半死。神父余怒未息，又使劲地把他推出教室。

保尔回到家里。妈妈见他这副模样，不由疼在心中。

第二天，妈妈拉着儿子来到学校，道歉求情，才让瓦西里神父同意保尔继续上学念书。

然而，好几次，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，神父便揪住不放，把保尔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撵出教室，或者接连几个星期罚立墙角，而且从此再也不关心他的功课。这么着，保尔常常听不到讲课，精神上又受折磨，成绩明显下降。

保尔对神父又恨又怕。到了复活节前，神学课首次不及格的保尔，不得不和几个经常不及格的同学结伴，到神父家去补考，其中有谢廖扎、米什卡。

神父探出头来，叫他们先待在厨房里等着。

机灵的谢廖扎看到厨房里放着做复活节蛋糕用的发面，眉头一皱，计上心来。他朝保尔点点头，眨眨眼，指指发面，打个手势，转而去和米什卡等同学闲聊了。

保尔心领神会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撮烟末，悄悄地撒进了发面。

上课了。

瓦西里神父问：“你们当中，复活节前到我家去补考过的，都给我站起来！”

课桌椅一阵发响，有四个男生、两个女生站起来了。

神父对两个女生挥挥手，说：“你们坐下。”

他的小眼睛忽闪忽闪地审视四个男生，突然猛喝：“过来，你们这些活宝！”

四个男生往前挪动，挤在一起。神父逼到四个男生紧跟前。“你们谁抽烟？”

男生异口同声,轻轻地回答:“不会抽。”

“小捣蛋鬼！都不会抽？那么发面里的烟末是谁撒的？哼，给我把口袋翻出来！快！”

三个男生各自动手，掏出口袋里杂七杂八的东西，放到桌子上。神父挨个儿检查他们口袋的线缝，但什么也没发现。



他转而盯住了第四个男生。这正是保尔·柯察金，一对黑眼珠，一头黑发，灰衬衣，蓝裤子，两个膝盖上都打着补丁。

“你干吗像个木头人,站着不动?”

“我根本没有口袋。”

保尔说着这话，不由自主，伸手去摸摸缝死了的袋口。

“啊，根本没有口袋！你以为这么着，我就弄不清是谁搞的恶作剧了？你以为自己还能留在学校里吗？不，小混蛋，这回可休想了。滚！滚出去吧！”

瓦西里神父恶狠狠地揪住保尔的耳朵，把他推到走廊里，随即砰地一声，关上教室门。

教室里面一片死静。同学们耷拉着脑袋。只有谢廖扎明白事情的缘由，但也只能干着急。

下课铃响了。瓦西里神父铁板着脸，出了教室，径直朝校长办公室走去。同学们冲出教室，跑到保尔身旁，问这问那。

办公室的窗户被推开了。校长探出头来喊一声：“保尔，你马上来一下!”

同学们惊呆了。保尔打了个哆嗦，眼前似乎映现出妈妈那张憔悴的脸。泪水充满了保尔的眼眶。

小城舍佩托夫卡，有五条铁路线在这儿交轨，形成铁路枢纽。车站上总是人头济济。车站食堂也是个十分繁忙的地方。这时候，保尔正随着妈妈朝食堂走来。

他被学校开除后，待在家里好烦。妈妈丢了在税务官家当厨娘的工作，因为那税务官调到别的城市去了。现在，妈妈就在家里，帮人家洗洗衣服，有时候出去一些天，照料病人。

保尔听说车站食堂需要添个学徒工，就缠着妈妈要来试试。

车站食堂的老板朝保尔瞥了一眼,懒洋洋地问:“多大了?”

妈妈赶紧回答:“12岁。”

“哦,让他留下吧。这样,每月8卢布,上班的日子管饭。干一天一夜,回家歇一天一夜。可不准偷东西!”

妈妈急忙说自己的儿子决不会偷东西,她敢担保。

“那么让他今天就上工吧。”老板吩咐,随即关照女招待济娜,带保尔到洗碗间去,让弗罗霞给他派活。

洗碗间里,长桌板上碗碟刀叉堆得老高,几个女工肩头搭着毛巾,不停不歇地擦这些餐具。保尔连女工们的脸也看不清楚,因为大木盆里的开水冒着热气,弄得满屋子白蒙蒙的。

济娜走到一个在洗碟子的女工身边,说:“弗罗霞,瞧,给你派来一个新伙计。”

济娜回过头来,指指这女工,告诉保尔:“她是这儿的领班。她叫你干什么,你就干什么。”

说罢,济娜转身走了。

弗罗霞从上到下把保尔打量一番,用圆润的嗓音说:“小兄弟,你干些杂活儿。这口大水锅,你打清早就把水烧开,让锅里始终有开水。还得劈木柴;两只大茶炉也由你照管。忙的时候,再帮着擦擦刀叉,倒倒脏水。活儿够多的。”

保尔望着弗罗霞那红扑扑的脸庞和微翘的小鼻子,脱口而出:“大婶,这会儿我该干什么?”

这称呼引起哄堂大笑。

“哈哈哈……弗罗霞认了个大侄子!”

笑得最厉害的是弗罗霞自己。

弗罗霞的脸保尔看不真切。其实这女工才18岁。

年纪不轻的洗碗女工格拉莎说: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“孩子,你过来,帮着擦洗叉子吧。’她递给保尔一条毛巾。“拿着，你一头咬住，一头拉紧，把叉齿在这上头来回蹭……”

这当儿，洗碗间的门被踹开，进来三个堂倌，都端着一大堆肮脏的碗碟刀叉。其中一个神气活现地说：“快干活儿！ 12 点进站的火车眼看就到啦！”

保尔抬眼望去，见此人斜巴眼、四方脸，凶巴巴的。对方也注意到了他，说：

“新来的吧？这两只大茶炉，你得一直照管好的。可瞧瞧：一只熄灭了，另一只也光冒烟。今天饶你一回，明天要再这样，我，普罗霍什卡，就扇你耳光。明白吗？”

保尔一声不吭，动手烧茶炉。

劳动生涯就这样开始了。

保尔卖力地干活。他使劲地拉风箱，两只大肚子茶炉底下，一会儿就飞溅出火星；他提起两桶脏水，飞快地跑去，倒进污水池；他往大水锅底下添劈柴；他把湿毛巾搭在茶炉上烘干。深夜，他到下面的厨房里去，已经很累很累。

这一个通宵，保尔干得精疲力竭。

次日早晨 7 点，他把两个烧开的茶炉交给来接班的。

他离开车站食堂，迎着一轮朝阳，疲惫而欢欣地走去。



第 2 章　生活的最底层

保尔下工回家，见哥哥阿尔焦姆坐着。

一家三口坐下喝茶的时候，阿尔焦姆心平气和地向弟弟细问学校里发生的事情。

保尔一五一十，如实回答。

阿尔焦姆放下空茶杯，说：“妈为你操碎了心！你先干它一年吧。我转到这儿机车库工作了，一年后，我会托人帮忙，让你进机车库当学徒,学门手艺。”

车站食堂，一天二十四小时不间断营业，闹哄哄的，只有半夜前后，在两趟车的间隙，才有两三个小时清静些。

保尔所能看到的，只有厨房和洗碗间。厨房是个地下室，经常有二十多个人在干活。

两年来，保尔长高了，身子结实多了。他的工钱也从 8 卢布加到 10 卢布。

这段时间里，保尔积累了初步的人生阅历，同时进行着艰难困苦所引发出的思考。

厨房小徒工——头发火红的克利姆卡，成了保尔的好朋友。两人很谈得拢，同病相怜。

保尔接触最多的是洗碗女工和堂倌。在他的心目中，洗碗女工跟他一样，干的活多，挣的钱少，是自己人；那些堂倌则赚钱容易，品质恶劣，简直跟财主老爷一样可恨。

每天深夜，那些堂倌跟成群老鼠似的，聚集在下面厨房的储藏室里打纸牌，赌得昏天黑地。保尔知道，这种人一天就能挣几十卢布的小费。

从未接触过大财主、大老板、达官贵族的少年保尔，只觉得堂倌就是坏蛋。

夜晚，厨房的角落里，食堂的仓库中，经常发生丑恶的事情。保尔对这些已经见怪不怪。年轻的洗碗女工和女招待，如果不肯以几个卢布的代价出卖肉体，她们就别想长干下去。兵荒马乱，逃难的人多得很，要找些廉价的女工还不容易！

保尔在车站食堂窥见了生活的最底层。他憧憬着一个未知的、遥远的崭新世界。

保尔觉得这儿有一个年轻女工是纯洁无邪的，那就是脾气温和、嗓音圆润，对他很好的弗罗霞。

这天是星期六，夜半比较清静，保尔沿着梯子往下走，要到厨房里去找克利姆卡说说话。

突然传来脚步声。保尔一回头，见是堂倌普罗霍什卡正在往下走。

保尔悄没声儿地钻到梯子底下。这儿黑咕隆咚，普罗霍什卡发现不了他。

普罗霍什卡仍在一步步往下走。保尔看清了四方脸、斜巴眼。

上面又有谁在下来，脚步轻巧而急促。保尔听到了熟悉的嗓音："普罗霍什卡，你等一下。"

斜巴眼停住脚，扭头朝上望，厌烦地问："干吗？"

那个人走下梯子。保尔认清了，确实是弗罗霞。

弗罗霞拉住这堂倌的衣袖，压低嗓门说："中尉给你的钱呢？"

"什么？钱？难道我没给你？"

"可人家给了你三百卢布呢！"

普罗霍什卡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冲着她冷嘲热讽："想全拿去？你是千金小姐？给了你三十卢布，你该谢天谢地啦。算了算了，待会儿再给你十卢布，呃，干脆，给你二十卢布。钱还可以挣，我会替你拉客的。"

说完，斜巴眼堂倌转身走了。弗罗霞追了两步，靠在劈柴堆上，悲悲切切地哭了。

保尔不露面，不做声，只是痉挛地抓紧梯子的栏杆，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：

"唉，连弗罗霞也被出卖了！如果我身强力壮，非揍死斜巴眼不可！"

几天后，这个年轻女工不再来上工。保尔很久很久没看到她，至于在医院里意外重逢，那是后话了。

一天深夜，保尔正在往炉膛里添劈柴。四周好静，只有炉膛里的噼啪声和水龙头下的滴答声。

忽然，保尔发觉墙上映现出一个头发蓬松的人影。他没有回头就知道是好朋友——头发火红的克利姆卡。

克利姆卡发觉他的目光中蕴蓄着深沉的忧郁，不由关切地探问："保尔，今天你怎么怪怪的？出什么事了？"



保尔瓮声瓮气地回答：“没出什么事。我只是在这种地方感到愁闷。”

“今天你究竟怎么啦？”

“今天？自从到这儿来，我心里就一直憋得慌。咱们像牛马一样干活，得到的回报却是谁高兴都可以扇你耳光……”

克利姆卡惊恐地打断他：“别这么嚷嚷，人家走过会听见的。”

“听见就听见，反正我要离开！这种地方黑暗得像坟墓……”

克利姆卡赶紧跳起身来，跑去关上通厨房的门。

保尔继续宣泄着郁结在心底的忿恨。克利姆卡换个话题问：“今天咱们也读点书，好吗？”

“没有书。书亭关门了。”

“书亭今天不做生意？”

“宪兵抓走了卖书的。”

“凭什么抓人？”

“说是搞政治。”

“什么搞政治？”

“鬼才知道。听说，谁反对沙皇，谁就是搞政治。”

日月如梭，寒暑更替，到了第二年的1月。

这天，保尔干完了当班的活儿，准备回家。但不知什么原因，接班的小伙子迟迟没来。

保尔去找老板娘。老板娘把脸一沉，不容违拗地说：“怎么能断人连着干！”

十分困倦的保尔不得不留下，接着再干一天一夜。

到夜晚，他觉得手瘫脚软，精疲力尽，但还必须灌满几锅水，赶在凌晨3点火车进站前烧开。

保尔拧开龙头，谁知没有水出来。估计是水塔不放水。他让龙头开着，自己倒在劈柴堆上歇会儿，不料一阵倦意袭来，竟呼呼地睡着了。

几分钟后，龙头咕噜咕噜响，哗地一声，水冲出来，流进水槽，很快便四下漫溢。水顺着瓷砖淌到洗碗间的地板上，从门底下流入了大堂。

一个睡在地板上的旅客被水浸湿，猛跳起来，大呼大喊，人们才惊醒，扑向各自的行李。

斜巴眼普罗霍什卡听到喧哗，急忙跑来，冲到洗碗间门前，使劲把门打开，几个当班的堂倌也闻声朝洗碗间里奔。

普罗霍什卡一眼瞅见保尔躺在劈柴堆上酣睡，立即直冲过去，拳打脚踢，一阵猛揍。

保尔惊醒，晕头转向，什么也不明白，浑身剧痛，眼冒金星。

普罗霍什卡跑去向老板娘告状。

保尔立即被解雇了。

他一瘸一拐，勉强走回家去。

在妈妈的泪眼注视下，他昏昏沉沉，似睡非睡。

天亮了。阿尔焦姆做完夜班回来，问清了事情的经过，披上羊皮袄，走了出去。

阿尔焦姆大步流星赶往车站食堂，见有个堂倌端着大堆碗碟刀叉来了——四方脸、斜巴眼，没错儿，正是他。阿尔焦姆跨前一步，伸手重重地按住这堂倌的肩膀，逼视着喝问：

“你干吗打我的弟弟保尔？”

普罗霍什卡吃了一惊，要挣脱对方的大手。

但是，阿尔焦姆早已举拳狠揍。斜巴眼当即跌倒，劈哩啪啦，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